

中国当代作家

CHONG GUO DANG DA
ZUO JIA
XU LI
系列

张辉

海边的雪

古 船·九月寓言·柏 慧

外省书 / 远河远山·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

刺猬歌·蘑菇七种·夜思与独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张辉

THONGGUO DANGDAI ZUOJIA
系列

海边的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7
Z19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边的雪/张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炜系列)

ISBN 978-7-02-007306-1

I. 海…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8478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印制:李博

海边的雪

张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92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5.5 插页4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978-7-02-007306-1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张辉

古 船

九月寓言

柏 慧

外省书 / 远河远山

能不忆蜀葵

丑行或浪漫

刺猬歌

蘑菇七种

海边的雪

夜思与独语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自序

这十卷本作品选集，主要由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组成，其中的长篇小说有七卷，占据了主要篇幅。十卷书的总字数计约三百三十万字，是我已发表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编选多卷本的作品集，对作者来说往往变成了一次总结和回顾，其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触。对我来说，时下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更早的写作练习不算，自收入小说集《他的琴》中的短篇小说《木头车》（1973—1975）算起，至今已逾三十年。人生的不同季节、文学的不同季节，一个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都得一步步走过来。

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感叹写作生涯的尴尬和困难：一个作家孜孜以求，苦苦磨练和探索，直到了五六十岁这把年纪才算是懂得了一点点写作的奥秘，技术上也才趋于成熟，可是身体又不行了。

他的慨叹，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赞同。可见写作是一场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行走，又是何等的生命刻记，它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和多么高超的技艺。不同的心情、境遇，倾听和诉说、追求、搏击、愤怒、欣悦，诸如此类，最后都化为了绵绵文字留在那里。一般而言，堆积文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又是最为艰辛和峻险的事情。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文字之于他们，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苦痛哀伤，是无测命运的悲欣交集。

善良，洞察，牵挂，这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注定了要终身相随。也许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泅漫于文字之间，看上去会有相当斑驳杂陈的繁复颜色，但究其根本和质地，无非是

表达了他对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感情。感情远远重于学问知识,尽管它们往往是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关系。

我写作数量最多的是长篇小说,其次是散文。但我最用心的,曾是短篇和诗。可是表述的欲望会随着阅历一起增长,后来我发现每次创作都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我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字和更大的释放空间。然而这对于我极为追求简洁凝炼的风格是相抵触的。于是我就将长篇中的冗长视为不可忍受的部分,一再地浓缩和压紧,删削与合并,以至变为最常用的写作方式。这种工作习惯将会保持很久,直等到情感与经验重重垒叠,必得冲决某种忍耐和限制,还有禁忌——那一天的到来,将是我另一种写作生涯的开始。

由于这套选集只是三分之一的选取,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我全部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创作。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又不得不将其他篇目割舍。那些文字同样是倾心蓄力的一次次劳作之果,是令我感激和难忘的写作岁月,它们有着另一种色泽。

时间对于人生来说短促而神秘,这如果从一个写作者的心底去感受,当会有别样的体味。十几岁时,具体到某一篇某一部的创作激动,至今还在眼前。只是年华几成追忆,刻舟难以求剑,待时光的逝水降落干涸之后,那把沉落的宝剑也许早就埋入了泥沙之中。

编选往昔作品不仅仅是一次深情的抚摸,还伴有更多的遗憾。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在心底悄悄鸣响,它是一声告知:不能够终止的生活和劳动,它在继续,在更新,在开始第一天和第一页。

三十余年的写作,经历了多少寒冷和炎热交换之季。这一切都刻在生长的年轮里了。美好迷人的阅读一直是我的口粮,但我却没有把握奉献同样的粮食。耕种是必需的也是愉快的,只有它才能让人保持长久的乐趣。我相信丰饶的土地,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生长。

2009年2月14日

目 录

声音	(1)
看野枣	(15)
善良	(29)
天蓝色的木屐	(41)
夜莺	(54)
王血	(65)
蜂巢	(76)
绿浆	(85)
山楂林	(94)
紫色眉豆花	(108)
生长蘑菇的地方	(122)
满地落叶	(135)
下雨下雪	(149)
钻玉米地	(161)
我的老椿树	(177)
海边的雪	(191)
烟叶	(210)
割烟	(215)
槐岗	(222)
玉米	(229)
铺老	(243)

叶春	(251)
开滩	(259)
锈刀	(266)
激动	(273)
逝去的人和岁月	(288)
鱼的故事	(302)
问母亲	(309)
橡树的微笑	(324)
红麻	(340)
书房	(361)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371)
黑鲨洋	(378)
美妙雨夜	(398)
梦中苦辩	(411)
致不孝之子	(426)
三想	(435)
冬景	(452)
夏天的原野	(466)
一潭清水	(475)
流动的短章(代后记)	(489)

声 音

芦青河口那围遭儿树多。大片大片的树林子，里面横一条小路，竖一条小路，非把人走迷了不可。因此河边的各家老人都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姑娘：没事儿，千万不要往林子深处走！

可二兰子倒满不在乎。她常钻到林子深处割牛草。家里人阻拦她，她就说：“不怕，不怕，我到年都十九了！”妈妈脸一沉：“十九了更不好！”二兰子把一截草绳儿往腰上一扎，提起镰刀说：“我去！我去！我偏去嘛……”

她这句话里带着怨气。家里养个老牛，肚子比碾砣还大，地上放捆嫩草叶儿，它伸出舌头舐几下就光了。大弟弟忙着复习考大学，小弟弟要进重点班，唯独她不被看重，忙里忙外，出工前还得去割一大早的牛草。割就割吧，她没上几天学，管“大”念“太”，常常忽略中间那“一点儿”，还不得割牛草吗。可近处的青草全被人割光了，不进林子深处行吗？谁愿跑路什么的！她觉得妈妈太不体谅人。

好在二兰子还从没有迷过路。

早晨，还是很早的时候就进林子了。一路上，也不知踢散了多少露珠儿。太阳升起来了，光芒透过树隙，像一把长长的剑。小鸟儿就像不闲嘴儿的小姑娘，吵死人了！还是老野鸡性子缓——多长的时间才叫一声咯咯哒呀！二兰子总是这样：不管心里多么不痛快，一进了这林子就变得高兴了。大树林子绿蒙蒙的，多宽敞

啊，她很想扬起脖儿喊一句，听听自己在这树林子里的声音。她知道，树林子能把声音传出老远、拖得老长，树林子真好哩！可她憋住了，她要赶去割草呢。她只瞅着脚下的草叶儿，急急地走。

她走着，地上的草叶儿嫩极了，一簇一簇，顶着露珠儿，闪着亮儿，二兰子还不割吗？不割！不割！她继续往前走……地上的草叶儿墨绿墨绿，又深又密，简直连成片儿了，二兰子还不割吗？不割！不割！她还是往前走……又穿过几排杨树，跨进了杂树林子。看吧，这里的草叶儿才叫好呢！青青一片，崭新崭新的，叶片儿宽板板，长溜溜，就像初夏的麦苗儿。那草棵里面还有花哩，红一朵，黄一朵，二兰子先捡一朵大的插在头上，然后才解了绳儿，举起手里那把雪亮亮的镰刀……小鸟儿在头顶喳喳地叫了几声，清甜的空气直往鼻孔里扑，二兰子高兴极了！她盯着那镰刀刃儿，镰刀刃儿锃亮锃亮，反射着阳光，耀得她眯起了眼。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她脸儿红红的，四面瞧瞧，心里一热，不知怎么脱口喊了一声：

“大刀来，小刀来——”

呀，满林子都喊哟！二兰子听到自己那声音了，听那尾音儿，在林子里还引起了一阵啦沙沙沙的震动。二兰子恁得闭上了眼睛，一溜睫毛显得格外长、格外密。她大仰着脸儿，眼也不睁，嘻嘻笑着又喊一遍：“大刀来——小刀来！”

她喊完了，大气也不出，只用心听着那尾音儿。

这回的尾音儿拖得特别的长。奇怪的是，它好像飞到了老远的地方，又从那儿折回来。声音已经变了。二兰子听着愣住了！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辨着：是哪个小伙子在老远的地方接着喊哩！听听，他还在喊哩——

“大姑娘来——小姑娘来——”

二兰子赶紧藏到了一丛灌木后边。当她听出那声音是从远远的河西岸传过来的，才从灌木丛里走出来。不过她一颗心还在怦

怦跳着，胆怯地向着河西岸望去——一团绿色又一团绿色，苇行、灌木，遮得严严实实，哪里看得见啊！不过这声音却是蛮嫩气，听那调儿，还是喊的普遍话。二兰子小声骂一句该死的，就弯下身子割草了。

这天，她只默默地割草，连大声哼一句也不敢，生怕河西岸听见似的。割成了一大捆儿，她就无声地扛起来，踏着那林中小路回家了。

以后的早上，她每每来到林子里，刚要弯腰割草，就会听到河西岸那人在喊。“喊吧，喊吧，有谁理你才怪！”二兰子在心里说着，下狠劲儿割着草，头也不抬。她挥动着镰刀，胖乎乎的手脖在绿草丛里一掩一露，像一截洗得白嫩嫩的藕。割呀割呀！割得草叶堆成小山，老牛吃得肚儿圆；割呀割呀，她一口气割了十天。十天里有十个早晨，有十次踢散那林中小路上的露水珠儿，也有十次听到那河西岸的呼喊。呼喊，呼喊，显你小伙子嗓子脆啊！显你小伙子甜咪嗦嗦（方言，意为“爱在女人跟前讨好”）啊！二兰子烦他。她这会儿开始后悔了：一个姑娘家，干吗在树林子里乱喊呀？你就不知道这树林子特怪——能让声音大上几倍吗？

二兰子以后割草时，故意用心听那鸟儿吵嘴——这就能忘了那个小伙子的声音。可是几天之后，她突然觉得这无边的林子里好像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花也在，草也在，鸟儿也在，手里的镰刀也在——少了些什么呢？她干活不勤快了，再也无心割草，默默地贴站在一棵大杨树上，伸出镰刀刮那衰死的老皮……她刮着刮着猛然记起了：是少了他那喊声哩！——他从河西岸走了吗？他哪儿去了？他怎么就一连这多天不喊哩！

二兰子扛着草捆回家，走在路上都没劲儿。她是太累了。

早上回到林子里，她清了清嗓子，面向河西，用甜津津的声音喊了一句：“大刀来——小刀来——”

树林子哟，树林子哟！树林子又把这声音传走了，那尾音儿不

消不失，颤颤悠悠，像琴！像箫！像笛！像鼓！二兰子料定这声音是那千千万万片叶子传动的，要不它们怎么老是刷刷地动呀？她半个脸贴在树干上，她等河西岸那个声音。正在她的心急急跳动的时候，那声音果然又一次传过来了——

“大姑娘来——小姑娘来——”

二兰子笑了。二兰子蹲在地上上了。二兰子解了草绳儿。二兰子挥起雪亮亮的镰刀了。这个姑娘真能割牛草！

这天晚上，二兰子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这都怨那月亮太亮了些，把个窗外的树叶照得绿莹莹的，怎么能让二兰子不去想那树林子、那树林子里的草？她今晚镰刀就搁在窗台上，盯着在夜影里放光的刀刃儿，自然尽想些割草的事儿了。十八九的姑娘了，俊俏得全村没有第二个。奇怪的是这么俊的姑娘，这会儿竟迷上割牛草了。早几年全村里都穷，她和别的姑娘一样，读了两天半书就回家下地了。在田野里，她们都是成帮成群的，穿着镶白腰儿的蓝粗布裤子，赤着脚在柳行里跑、跳，拔刚露尖尖角的苦苦菜。苦苦菜做的小豆腐真香啊，妈妈一边吃一边夸，说村里这帮子姑娘黑头发、大眼睛，都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似的，哪一个大了都能找个好婆家……二兰子一点点大了，再也不拔苦苦菜了。但如今她要割牛草。她想：“割吧，割吧，割到找婆家！”她睡不着，就想那林子，想来想去，竟觉得河西岸那青草一准会比河东岸的多——河东岸那青草原来不算多，也不算嫩！

天亮以后，她踏过一条独木小桥，进了对岸的林子了。这儿的青草果真嫩、果真多吗？二兰子看不出来。她只是带着几分好奇似的蹲下身来，悄没声地伸出了镰刀……林子里的鸟儿也许吵累了，四周静得很，空荡荡的林子里，只有她那挥动镰刀的嚓嚓声。

割了一会儿，她听到了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喊了一声。她的手一颤，镰刀滚到草丛里去了。她不知怎么有些慌乱，站了起来，很想回应一声“大刀来、小刀来”，却用手紧紧地掩住了嘴……绕过了

几丛灌木，二兰子偷偷地趴在树枝下看着。她终于看到一棵皮黑如铁的老弯榆下，正有个人面向河东，用力地喊着。“是他了！是他了！”二兰子心里叫了一声，随手用镰刀狠劲儿扫了一下跟前的灌木丛。树丛发出了一阵啪啦啦的响声。

那个人赶紧转回身来。二兰子看真切了，也差点儿喊叫出来——这哪里是个小伙子啊：矮矮的个子，瘦干干的脸；一双眼睛陷得有点深，使上眼皮和眉骨处有一道深纹儿。他挺直身子站立着，那头颅也要往前探出一截——他是个罗锅儿！二兰子大失所望，觉得他就和身边那棵老弯榆差不多。他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了吧？她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在心里叫着：“天哪！天哪！这样一个罗锅儿，还有那么嫩气的嗓子，还会说普通话，只听那嗓门儿，那声音，你会以为他是个多‘帅’的小伙子哩。声音骗煞人！”

罗锅儿看到了二兰子，一下子怔住了！他把身子久久地贴到老弯榆上，让粗粗的树干挡住自己的脸。住了好长时间，他才不得不从树后走出来。

二兰子见他走了过来，警惕地问了句：“干什么？”

“哦，割牛草，割牛草……”他慌促地点一下头，蹲到了二兰子的脚下。

二兰子退开一步，才发现原来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放着一根麻绳儿、一把窄窄的小镰刀……

他们都割开了牛草，谁都不说什么话。小罗锅儿敢藏在树丛里喊“大姑娘”，“大姑娘”真的来了，他却怕羞似的一个人跑到一边割着草。也只是不一会儿的时间，他就割了好大的一堆，速度快得简直让二兰子吃惊。他异常麻利地将草捆打好，然后就倚在草捆上，掏出个小本本看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咕咕啾啾……

几天过去了，他们两个都默默地干着。二兰子看小罗锅儿还算老实，从岁数上分属于另一搭儿的人，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上前搭讪着说起话来了。她知道了他大号叫李双成，就是西岸村子

里的，负责队里三头老牛吃草。二兰子也告诉了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成天早晨在河东岸割草。小罗锅儿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她，笑笑说：

“听你那声音真甜脆哩！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个割牛草的。我还以为是个‘戏子’哩，出来练功……”

二兰子热得解开衣怀，露出了一件薄薄的、带小碎花儿的衬衫。她笑着把镰刀钩到肩头上说：“咱不是‘戏子’，咱还不识字哩……”

小罗锅儿站在她对面，温和地笑着，每听一句就点一下头、咽一口，那颊下的喉结也随之上下活动一次，好像不仅全听准了，而且记住了、装到肚里去了！

二兰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重视她讲话的人，心里一阵畅快，就说了好多好多。

第二天，二兰子割草的时候，小罗锅儿就立在一旁看。他觉得她这样是割不快的，于是就要过了二兰子手里的镰刀。

他要做个示范动作了。

他背向着二兰子蹲在了地上，头也不回，只示意她看准、看透彻。然后，他右腿跪在了地上，左腿向一旁伸开，上身儿向前伏去，再伏去，就像要倒下似的。这时候，那右手里的镰刀才伸出来，那左手的手指才拢到一起。镰刀动起来了：不是推，不是拉，不是砍，也不是割，而是像在草丛间画小圈儿！那左手配合得也叫好，触着抖动的草叶儿，一按一转，拍拍、拢拢，就像揉面团似的……青青草叶贴着地面给齐齐地割下来了，变成一卷一卷，一堆一堆。他就在这绿绿的草堆儿里活动着，整个身子有规律地晃动、俯仰，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就像游泳一样。

二兰子看得傻愣了！

她马上要过镰刀，就像小罗锅儿那样把身子靠近了地面，一招一式都仿他，但她动手割时，总不甚得劲儿，不但割不快，还差点儿

割了手指……二兰子有些懊丧地跳了起来，请他重做一遍。她这次眼睛也不眨，从后背看，从 front 看，从他的侧面看。突然她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拍着手掌嚷：

“怪不得哩，那是你自己的法儿哟，那是你一个人的法儿哟！你是借了那罗锅的弯儿……”

她喊着，高兴得什么似的。突然，小罗锅呼地站了起来，仇恨似的盯了她一会儿，然后啪地摔掉了手里的镰刀，转身离去了。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兰子吓了一跳，紧追着问道。

小罗锅儿没有理她。他走了老远，直走到那棵老弯榆下才停了下来。他倚着树干，默默地抚摸着黑色的树皮，一声也不吭。

二兰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伤了他，就不做声了。她低头看看脚下的青草，又抬头瞅一眼小罗锅，发现那双有点深陷的眼睛里，有两点火星闪了一下。她伸手从一旁的槐树上取个叶儿，放在嘴唇上，啜一下吮了个响儿……她说：

“哎呀，你真是个要强的人哪，看不出来！”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忙活去了。

像过去一样，也是刚住了不大一会儿，二兰子就看到他靠在捆好的草捆上读那个小本本了。她觉得新奇，就走到近前问他读的什么？他翻动着书页，头也不抬地说：“没什么，一本书……”

二兰子问：“上边有描的花儿人儿吗？”

他摇摇头：“上边尽是字儿……”

二兰子鄙夷地撇撇嘴：“哟哟，那能看出个什么来！”她嚷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你一直在这儿割牛草吗？”

小罗锅儿摇摇头：“刚割了半季。我原来在学校里教书……”

“你教书？！”二兰子吃了一惊。

他点点头：“是个‘民办’。后来师范毕业生多了，‘民办’有的要下放，我就给放下了。”他说到这里惋惜地搓弄着手掌，又碰碰身